



石川
鴻齋
訓點

左傳輯釋

五

口 12
3197
5



門 口 12
3197
卷 5

左傳輯釋卷六

日南 安井衡 著

僖公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杜隕落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

見先後而記之莊七年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墜於四遠若山若水不見在地之驗此則見在地之驗而不見始隕之星史各據事而書

是月六鵠

退飛過宋都

杜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嫌同日鵠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爲災告於諸侯故書

安釋文鵠五歷反本或作鷓

阮元云公穀作鷓說文引傳亦作鷓史記宋世家索隱引同然則三傳經文本皆作鷓字說文無鷓字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孫茲卒杜無傳冬十月二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邢侯曹伯于淮杜臨淮郡左右夏四月丙申鄭季姬卒杜無傳秋七月甲子公

男邢侯曹伯于淮杜臨淮郡左右

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

杜但言星則嫌星使石隕故重言隕星安安衡案石爲地氣所噴

左傳輯釋

卷六

一

昭和十五年一月十五日 購求

飛於空中受日光以為光見之如星古人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註杜六鷁

因所見名之為隕星非實為在天之星也註杜

風而退飛風高不為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註杜

吉凶焉在註杜祥吉凶之先見者襄公以為石隕對曰今茲魯多大喪註杜

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註杜魯喪齊亂宋襄公不終別

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註杜言石隕鷁退

吾不敢逆君故也註杜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曰吉凶由人

克救徐而還註杜十五年齊伐秋秋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

因晉敗也註杜狐廚受鐸昆都晉三邑平陽臨汾縣

徵諸侯而戍周註杜十一年戎伐京師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註杜

終管仲之言十二月會于淮謀郟且東略也註杜郟為淮夷

不書者桓之始霸封衛而衛人忘亡遷邢而邢人始歸至此城郟役人病作妖言遂

亂不果城而還註杜役人遇厲氣不堪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註杜項國今汝陰項縣公在

人姜氏會齊侯于卞註杜卞今魯國卞縣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註杜與僖公八同

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註杜英氏楚與國

夏晉天子圍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註杜秦狂河東置官

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註杜過十月不產

卜招父與其

左傳卷之六

左傳卷之六

子卜之杜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

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杜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

焉杜師滅項杜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

項杜齊人以為討而止公杜九月公至書曰至

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杜齊姜嬴公

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

六人安阮元云漢書五行志注李善注文選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引無內

句內似贅疑涉後因內寵之文而行且杜氏不應舍此句而注下句也衡案內寵去

內上句好內足矣何必更言多寵此內寵內嬖並言則內寵非婦人也下文雍巫有

所寵亦寵之故多內寵下文雍巫云云傳舉其一以見所以多內寵也杜舍此內寵而注

會者尚似有諸侯之事焉衡案猶有諸侯之事會同之事未終又諱

見執以是二義書至自會也如注疏且字不可通顯與傳文乖非也齊侯之夫

鄭姬生孝公杜昭公杜葛嬴生昭公杜潘公杜密姬生懿公杜子公

宋華子生公子雍杜華氏之女子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

為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杜雍巫雍人

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杜長衛姬請立武孟杜管仲卒五公子

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杜乙亥月易牙入與寺人貂因

內寵以殺羣吏杜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安惠棟云服虔曰內寵如夫人者六人

蓋謂易牙寺人貂皆內臣之有權寵者而傳云因內寵則內寵非內臣也

不知上文云多內寵則內臣有寵者不止此二人持此二人內寵之最

有權寵者故二人相謀因其徒以作亂耳但其徒權寵皆未如二人故云因內寵而杜云內官之有權

寵者是其微誤先儒多以內寵為婦人惠又清儒之翹楚而亦襲其謬恐後學惑之

故特舉而正之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杜十

七日乃殯

左傳車牙

卷之六

三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會伯衛人邾人伐齊杜納考夏師

救齊杜無傳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贏齊師敗績杜無傳既死

齊桓公杜無傳八月無丁亥日誤杜秋八月丁亥葬

齊桓公杜無傳十一月而葬亂故杜秋八月丁亥葬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杜以說鄭

伯始朝于楚杜中國無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

鑄兵杜楚金故以鑄三鐘杜古者以銅為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杜無虧已

夏五月宋敗齊師于贏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杜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園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

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杜燬衛文衆不可杜不聽衛而後師

于訾婁杜陳師訾婁安杜衡案後本多作從阮元云石經宋本狄師還杜

新里秦取之

經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杜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

夏六月宋公會邾人盟于曹南杜無傳曹雖與

鄆子會盟于邾杜盟而猶不服

己酉邾人執鄆子用之杜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也鄆

子友用之不言岡山此何須云于杜衡案宋襄欲脩霸業必不執無罪之君稱人以

執罪實及民不唯從赴告也滕子書名罪重鄆子不書名雖不及盟猶會于邾而邾

爲罰已虐故直書用之言若用畜產也不書社赴不及也不書宋

使邾而以邾自用爲文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於他命杜安

子友用之不言岡山此何須云于杜衡案宋襄欲脩霸業必不執無罪之君稱人以

執罪實及民不唯從赴告也滕子書名罪重鄆子不書名雖不及盟猶會于邾而邾

爲罰已虐故直書用之言若用畜產也不書社赴不及也不書宋

使邾而以邾自用爲文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於他命杜安

子友用之不言岡山此何須云于杜衡案宋襄欲脩霸業必不執無罪之君稱人以

執罪實及民不唯從赴告也滕子書名罪重鄆子不書名雖不及盟猶會于邾而邾

人用之故沒名不書所以亦罪郭也諸侯不生名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云名賤之也杜云傳不以名為義非也宋公不脩德而專罪諸侯故子魚諫之不謂二君無罪也不言于社劉說是也正義引莊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以駁之不知鼓用牲之過在于社故言于社郭子之罪在用人不在其于社與否故不言于社非赴不

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

杜 伐邢在圍曹前
安 衛案伐邢在後而傳先言之者

衛大早在圍曹之前甯莊子因旱以伐邢故進之在前非經從赴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地於齊齊亦與盟

梁亡
杜 以自亡為文非取者之罪所以惡梁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

杜 承前年傳取新里故不復言秦也為此冬梁亡傳

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郕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

杜 睢水受汴

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食人社即次睢之社衛案釋文睢音雖則其字從自作睢本多從且作睢非也宋公欲示威於東夷以服屬之故用郕子以懼之若曰若不服屬將盡如郕子

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

杜 司馬子魚公子目夷也六畜不相為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

正義周禮校人春祭馬祖鄭玄云馬祖天駟也孝經說云房為龍馬六畜之言先祖者唯此一文而已以外牛羊之等其祖不知為何神也

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

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

杜 三亡國安傳遜云三亡國謂衛魯齊邢

甚不遷將遂亡魯雖有慶父之變未至於亡不得在其數

義士猶曰薄德
杜 謂欲因亂取魯緩救邢衛

德不若古聖王衡案此汎論齊桓耳杜欲就存三亡國中而見其薄德鑿矣

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

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六月而會盟其月二十三日執郕子故云一會而虐二國之君

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杜 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

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

杜 有事祭也

日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

杜 伯長也

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兩宋人圍曹討不服也

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

杜 復往攻之備不改前而崇自服

降

杜 崇崇侯虎

脩地主之禮故

卷之六

五

所軍之壘言 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杜詩大雅言文不增兵也

及遠寡妻嫡妻謂夫 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杜詩大雅言文不增兵也

省德乎無闕而後動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

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杜宋襄暴虐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杜不

取梁者 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

至乃溝公宮杜溝 日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杜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

事皆更造安正義劉賈先儒皆云言新有故在言作有新在衡案夏郕子來

朝杜無傳郕 五月乙巳西宮災杜無傳西宮公別宮也天 鄭人入

滑杜入例在襄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杜失土功 凡啓塞從時杜戶門

道橋謂之登城郭牆壘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治之

今僖公修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傳啓塞皆從土功之時故別

起從時安正義服虔云闔扇所以開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春脩闔扇孟冬脩鍵閉

之例從時從此時也衡案先王之制語常而不語變而處變之法在其中權

是已如門橋敗壞乃非常之變能者隨宜處之不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

失其度豈特設隨壞時而治之之制哉服說是也

鄭公子士洩堵寇師師入滑杜公子士鄭文公子 秋齊狄盟于邢

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鬪穀

於蒐師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

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可杜屈己之欲 以人從欲鮮濟杜為明年鹿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杜無傳為 宋人齊

衡案傳不釋者以 前年傳可推也

安衡案傳不釋者以 前年傳可推也

安衡案傳不釋者以 前年傳可推也

安衡案傳不釋者以 前年傳可推也

安衡案傳不釋者以 前年傳可推也

人楚人盟于鹿上

杜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為盟主故在齊人上

夏大旱

杜書旱自夏及

秋五稼皆不收

正義周之夏即今之二月三月四月也於時方欲下種此月不雨未能悉皆不收不收之後擇最早之月而書故書夏大旱也衡案傳云是歲也秋宋公饑而不害旱不及秋不成饑故杜知自夏及秋經言夏者蓋舉其初也

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

公以伐宋

杜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為諸侯所疾故總見象國共執之文

冬公伐邾

杜無傳為邾國行會禮故稱爵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杜無傳獻宋捷也不言宋者秋伐宋冬來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不稱楚子使來不稱君命行禮

于薄釋宋公

杜諸侯既與楚共伐宋宋服故為薄盟以釋之公本無會期聞盟而往故書公會諸侯

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

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杜謂軍敗夏大旱

公欲焚巫尪

杜巫尪女巫也主祈禱請雨者或以為巫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

正義禮弓云歲早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無乃不可與又曰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禮記既言暴巫又別言暴巫巫尪非一物記言暴人之疾子則尪是病人或說是也

務稽勸分

杜稽儉也勸分陸祭云既言省用矣不應重言務儉林堯叟謂以稼稽為務如漢貸民種食之類者是也外傳

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杜不傷害民

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

杜不書饑

猶未也未足以徵君

杜為二十二年戰事傳

睥與有濟之祀

杜司主也大睥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任今任城縣也顯更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

左傳

卷之六

六

四國封近於注安阮元云五經文字云暉古帝號皆從以服事諸夏注杜與諸

成風也注杜須句成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注杜此邾滅須句而曰蠻夷昭二十三年叔孫豹曰邾又夷也然則邾雖

曹姓之國迫近諸戎雜用夷禮故極言之猶夏亂諸夏也注杜明祀大暉有濟蠻夷猶夏周禍也注杜年叔孫豹曰邾又夷也然則邾雖

也為明年注安中并積德若封須句是崇暉濟而脩祀紓禍也注杜紓

經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注杜須句雖別國而前弱不能自通為魯私屬若顯史之比魯謂之社稷

及邾人戰于升陘注杜升陘魯地邾人縣公曾于魚門故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注杜泓水名宋伐鄭楚救之故戰也

安民為本故凡存亡國繼絕世傳皆書曰禮若楚復陳蔡本自滅之然亦稱禮以褒之不特以其恤寡小也注杜楚告命不以主師人數故略稱

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注杜怒鄭至楚故伐初平王之東遷也注杜王嗣立故東遷維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注杜有

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注杜九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晉大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注杜嬴氏秦所妻

與子歸采注杜子圉懷嬴也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注杜婢子婦人以固子也從子

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注杜傳然史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注杜富辰周大夫大叔王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

左傳詳釋

卷之六

辛有過百年而云不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其年信

周大夫伊川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注杜被髮而祭秋

周地伊水也

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注杜九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

與子歸采注杜子圉懷嬴也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

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注杜婢子婦人以固子也從子

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注杜傳然史富辰言於

王曰請召大叔注杜富辰周大夫大叔王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

左傳詳釋

卷之六

杜詩小雅言王者為政先和協近親則昏姻甚相歸附也鄰猶近也孔甚也云旋也

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

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杜傳終付孫湫之言也

為二十四年天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果邾不設備而禦之

也安衡案早

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

安衡案言既已稱國難以為小 無備

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杜詩小雅言常戒懼

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杜顯明也思猶辭也

安陸祭云注

命不易哉

周頌言有國宜敬戒天明臨下奉承其命甚難

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

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蠶蠶有毒而況國乎弗聽

安正義通俗文云蠶長尾謂之蠶

蠶毒傷人曰蛆

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曹縣

諸魚門

杜曹兗發魚門邾城門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

曰

杜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

安陸祭云此稱大司馬下言司馬又言子魚實一人也史記世家亦以此為子魚之言晉語雖云文公過宋與司

馬公孫固相善考世家猶在戰泓之後則此是子魚無疑也固諫者猶云固諫固辭耳顧炎武云大司馬即司馬子魚也固諫堅辭以諫也隱三年言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桓二年言孔父嘉為司馬知大司馬即司馬也文八年上言殺大司馬公孫子印下言司馬握節以死知大司馬即司馬也定十年公若癩固諫知固諫之為堅辭以諫也衡案固故通固謂其事仍故禮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辭固諫固諫義亦同傳先此不載諫辭而言固諫故杜以固為大司馬名耳然十九年至此下宋人諫其君者唯一子魚而其意皆同則大司馬為子魚無疑矣蓋子魚初諫以勿戰而宋公不聽繼以此辭初諫不足載載其再諫故傳曰固諫耳八年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亦不載初諫而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救也已

列楚人未既濟

杜未盡渡

司馬曰

杜子魚也 彼眾我寡及其未既

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

所棄必不可不

安陸祭云言違天舉事必將獲罪弗可赦宥也從杜說則讀至弗如赦楚勿與戰

注可句絕而以赦也已自為句不成文理顧炎武云猶書言不可

詞今案赦釋通解也言其罪不可解脫也成十三年呂相絕秦文猶願赦罪于穆公襄二十一年叔向室老曰樂王黷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昭五年叔孫昭子數豎牛罪曰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皆當訓解杜能注願赦罪于穆公為解而至此以弗可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

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

社 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

人皆外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

社 二毛頭白有二色 古之為軍

也不以阻隘也

社 不以阻隘也 衡案阻隔也言不以兵隔絕之險隘之地也下文隘而不列自彼言之阻而鼓之自

我言之阻隘分言可以見矣注非

寡人雖亡國之餘

社 宋商紂之後 不鼓不成列

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

社 阮元云李善注魏都賦辨亡論頗延年陽給事

誅陸士衡弔魏武帝文引作隘而不成列今諸本無成字

天贊我也

社 勅強也言楚在險隘不 阻而鼓

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

社 雖因阻擊之猶恐不勝 且今

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

社 今之勅者謂與吾競

者胡者元安正義謚法保民者艾曰胡是老之稱也釋詁云耆壽也孫炎曰耆老之稱

社 謂與吾競

也蓋風狼跋其胡毛傳老狼有胡說文胡牛領垂也今案人老結喉突出狀如牛狼領下垂肉故古有胡考之稱故毛詘胡為壽耳取猶教也

明恥教

戰求殺敵也

社 明設刑戮以取不果 惠棟云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厲

勿重社言尚能安則敵不死故宜重之也

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

其二毛則如服焉

社 言苟不欲傷殺敵則敵不死故宜重之也 三軍以利

用也社為利安衡案言三軍以戰有利

金鼓以聲氣也社鼓以佐士

而用之阻隘可也

社 衡案有利而用之阻之隘可也 聲威致志鼓儼可也

利安陸祭云丘光庭兼明書曰注當云金鼓以佐士衆之氣今云佐聲氣於文

子於柯澤社楚子還過鄭鄭文公夫人羊氏

丙子晨鄭文夫人羊氏姜氏勞楚

示之俘馘

社 師縉楚樂師也俘所得囚馘所截耳 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

見兄弟不踰閭社闕門

戎事不通女器社通近也器物也言俘

僂巖未整陳 衡案說文僂互不整也

楚子使師縉

見兄弟不踰閭

社 闕門 戎事不通女器社通近也器物也言俘

左傳卷之六

卷之六

九

安陸祭云依注所言是以俘馘為器與傳文不相應矣郭定襄曰言戎事尚
註嚴不近女子所御之器物况使婦人至軍中又示以俘馘乎此說是也
丁

丑楚子入鄧于鄭註杜為鄭所饗九獻註杜用上公之禮九獻酒而禮畢庭實旅百註杜庭中

所陳品加籩豆六品註杜食物六品加於籩豆籩豆禮食器
安陸祭云依注所言是以俘馘為器與傳文不相應矣郭定襄曰言戎事尚

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註杜二姬文芊女也叔詹曰楚王

其不没乎註杜不以壽終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没諸

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註杜言楚子所以師敗城濮終為高臣所執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緄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註杜緄宋邑高平昌邑
安陸祭云依注所言是以俘馘為器與傳文不相應矣郭定襄曰言戎事尚

人伐陳註安衡案僖四年書楚屈完來盟于師二十一年書秋宋公楚子云會
能循禮制故略稱人蓋夷之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註杜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杞入春
用夷禮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註杜秋稱侯在二十七年繼稱伯至此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緄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註杜十九年盟

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宋獨不安會復召齊人共盟鹿上故今討之安

故傳以不與盟於齊釋之鹿上之會齊人不往則安已非宋罪也故傳不言之杜注可謂蛇添足矣

泓故也註杜終于魚之言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註杜

成得臣遂取焦夷城頓而還註杜焦今譙縣也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

衡案將納頓子故城之安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註杜叔伯

夫遠呂臣也以為安子玉不任令尹安對曰吾以靖國也夫

有大功而無貴仕註杜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註杜言必於功為亂

九月晉惠公卒註杜經在明年從赴懷公命無從亡人註杜懷公子圉

懷公下脫立字則與上句不相承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凡諸侯即位必書某公立此不書立亦與全書之例不符大平御覽人事部五十九治道部二兩引此文皆作懷公立命無從亡人則宋初本尚有未脫立字者衡案先君卒踰年即位春秋之例也是時惠公卒未踰年故不言立未嘗不與全書之例合御覽有立字者以

意增之耳王父子讀書不精特期期而不至無赦安傳遜云蓋懷以意限之其聰明喜駁古文其謬宜矣

之衡案下文久懷公執狐突注云未期而執突是杜讀此期為一期十二月也非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

弗召杜注偃子也杜注久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杜注未期而執突安衡案

而二子不至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

辟也杜注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安陸祭云質與質通管子令諸侯之子將

翟之鼓韋注質質也士贊以雉依杜說則質讀如字非也安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晉語臣委質於

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

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

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杜注周書康誥言君

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杜注言懷公必無後於晉為杜注十一月祀成公卒書曰子祀夷也杜注成公

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卒貶之祀實稱伯仲杜注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

死則赴以名禮也杜注隱七年已見今重發不書名者疑降安衡案隱七年

不書名既同盟死則赴以名之例未及雖未同盟赴以名則亦書名之義故此傳重發例耳杜注赴以名則亦書之杜注謂未

不然則否杜注謂同盟而杜注不以名告杜注敏猶審也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

之宜不同故安顧炎武云疑此三句俱謂未同盟者陸祭云襄十四年有臣不敏

傳重詳其義杜注注云敏達也衡案不然二字緊承上句赴以名則亦謂未同盟者

辭不敏也杜注承凡諸侯以下杜注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

杜注五年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杜注

享受也保安正義以祿生故謂之生祿沈彤云楚語觀射父云能知四時之生韋

猶恃也杜注昭云生嘉穀非卯之屬漢書郊祀志云神降之嘉生應劭云嘉穀也

此生字當亦謂穀不如正義所云也尚書克終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亦

以生與祿對言衡案保有也守也生與祿對蓋謂凡土地所生供人食用者於是

乎得入杜注致眾有人而按罪莫大焉杜注按報安衡案按角也角是非

之命杜注不按杜注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杜注衰趙

夙弟顛頡魏武子杜注

武子魏犢司空季子註杜而獨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註安衡案國語宋公孫固

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

則諮焉昭公十三年傳叔向曰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

肱則賈佗未必不賢於顛頡等而傳不書者蓋重耳初奔狄從者唯狄人伐虜

此五人叔向云生十七有上五人正謂此狐毛賈佗後出而從之耳獲其二女

咎如註杜別種也隗姓註安衡案虜諸本作廬九經字樣云廬音獲其二女

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僚叔劉以叔隗妻趙衰

生盾註杜盾趙宣子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

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註杜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請待子

處狄十二年而行註杜以五年奔狄至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

鹿註杜五鹿衛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

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註杜得土有國之祥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

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註杜四馬為乘八十匹也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

將行謀於桑下註杜齊桓既卒知孝先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

之註杜姜氏重耳妻恐考公怒其去故殺妾以滅口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

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註安衡案與本或

石經宋本岳本其作與今從之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及曹曹具其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註杜迫薄

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註杜若遂以夫子必及其國註安陸祭云傳

相夫子必及其國當在夫子句絕晉語說此事云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

晉國用彼文相方其義益明衡案重耳未及國一亡公子而已安得以從者為傳相

哉注不唯不得於文又失於理相輔也及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

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註杜自貳自別乃饋盤飧宣璧焉註杜臣

竟外之交故用盤藏璧殮中不欲令人見公子受殮及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

杜也贈送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

及也杜也啓開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

同姓其生不蕃杜也蕃息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杜大戎

之子故杜離外之患杜也出奔在外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

足以上入而從之三也杜也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卿木晉鄭同儕杜儕等

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嚮之曰公子

若及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

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

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杜也衡案靈得及晉國晉楚治兵遇於

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杜也三退不得其左執鞭弭右屬櫜

鞬以與君周旋杜也弭弓末無緣者櫜以受箭鞬以受弓屬者也周旋相追逐也

之此櫜鞬二物必一弓一矢以鞬是受弓故云櫜受箭衡案櫜兵衣也

殺之杜也畏其志大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杜也志廣而體儉文而有禮其從

者肅而寬杜也肅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杜也晉侯惡吾

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

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杜也

既而以濕手揮之使水滂汚其衣故云揮滂也馬宗璉云儀禮土昏禮夫入於室即

於南洗御沃婦盥於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勝御交道其志秦以文嬴妻文公以

懷嬴為勝今於晉文入室時使沃壻盥於南洗也說文云匣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

注水衡案重耳盥畢揮手去水故云揮之則水滂於旁下句云怒

怒曰秦

晉匹也何以卑我杜也匹敵公子懼降服而囚杜也去上服自拘正義

服虔云申意於楚子仲於知已降服於懷嬴屈於不知已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

社有文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

社河水逸詩義取河水

社安衡案河水既逸其義

不可得而知

公賦六月

社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

也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他皆放此

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

而辭焉

社下階一級辭公子稽首

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

敢不拜

社詩首章言匡王國次章言佐天子故趙衰因通言之為明年秦伯納之張本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

社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天子無外而書出者識王蔽於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因其母弟之難書出言其自絕於周

晉侯夷

吾卒

社文公定位而後告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

社納重耳也

社秦伯納之若依成十八年傳當言不書不告歸而今云不告入益信左氏原文作國逆而立之曰歸諸侯納之曰入杜據誤本立說傳例遂不可通焉

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縻從君巡於天下

社羈馬羈縻馬繩也

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白水

社子犯重耳舅也言與舅氏同心之明如

社陸祭云程大昌曰詩云有如白水猶詩言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社文公之誓其語亦放乎此而意則異焉蓋要質河神使司其約耳故史記改為之言曰若及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斯得其首矣邵文莊公曰諸言有如日有如

社河有如上帝先君之類皆謂其神臨之必降之罰也衡案河水濁故名黃河今曰白水者黃中帶白驗之濁水皆然重耳欲取明白之義故曰白水耳投璧于河者質其

社信於河使狐偃信之有如日有投其璧于河

泉取曰衰

社桑泉在河東解縣西

社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

社遣軍距秦伯使公子執紼如晉師師退軍于郇

社解縣西北

社辛丑狐偃

社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

社未朝于武宮

社文公之祖

社安王引之云丁未下當有入于絳三字而今脫去武宮在絳不在曲沃必先入于絳而後朝于武

宮若但言入于曲沃而不言入于絳則似以武宮為曲沃之廟矣且即位必於國中豈有言入于曲沃而不及入于絳者乎晉語載此事正作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絳即位於武宮是其明證武宮在絳者曲沃自武公始為晉侯而徙絳故於絳立武宮也韋昭不悟傳之朝于武宮在入于絳之後乃謂武宮在曲沃疏矣衡案武宮之在絳在當時人皆明知之云朝于武宮則其入于絳可知故傳省文不言耳

告也杜懷公奔高梁高梁在平陽楊縣西南再發不告者言外諸侯人及見殺亦皆須告乃書于策

呂卻畏逼杜呂

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杜田獵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

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杜披所斬文公衣袂也女其行系

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杜知君入之道

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

蒲人狄人余何有焉杜當二君世君為蒲狄之人於我有何義

君即位其無蒲狄乎杜安衡案言已欲亦為文公除讎

相杜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鈞

甚眾豈唯刑臣杜披奪人故稱刑臣

是下懼者甚眾矣放此衡案言君若思舊怨易桓公所為行者將甚眾甚眾亦謂將然不謂行者已甚眾作甚是也下甚眾同

公官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杜安衡案不正罪名欲以靖其

也杜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杜秦穆公女

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杜衛文公諸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

共之為安正義說文云綱維紘繩也紀綱別也則綱是維之大繩紀者別理絲縷諸之紀綱杜門戶僕隸之事皆使秦卒共之與晉人為紀綱謂為之首領主帥也衡案

紀綱之僕在秦為紀綱之僕言其撰精紀綱之解正義得之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杜頭須一曰

其出也竊藏以逃杜文公出時盡用以求納之

及入求

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又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縻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

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眾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杜言葉小怨所以能安眾

狄人歸李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杜二子伯僚叔劉文公妻趙衰生原同

屏括樓嬰杜原屏樓三子之邑趙姬請逆盾與其母杜趙姬文公女也盾子

餘辭杜子餘趙衰字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

以看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

子而已下之杜卿之嫡妻為內子皆非此年事安衡案文公在外十九年始歸即位即位四年乃卒而

趙姬既生三子則趙姬文公在杜蓋因狄人歸李隗遂終言叔隗及杜介推文公微臣之語助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

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

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

為己力乎杜安衡案力猶功也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杜蒙欺難

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杜安衡案以求祿致死無所怨也對曰尤而

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杜怨言謂上下相蒙難與處其母曰亦使

知之若何杜既不求之且欲令推達言於文公安衡案欲令文公知已有

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

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杜借俱也遂隱而死杜安衡案傳然言之非謂隱即死也晉侯求之不獲以繇上為之

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杜旌表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繇上安衡案詳介推所言特

入滑杜解洩堵寇鄭大夫二十四年傳公子士洩堵俞彌伐滑社解云堵俞彌鄭大夫案杜意以前伐滑為公子士洩堵寇二人後伐滑為公子士洩及堵俞彌二人師還又

左傳輯釋

卷之六

六

各不相蒙也鄭有洩氏隱五年洩駕七年洩伯僖三十二年洩駕又有堵氏僖七年堵叔襄十年堵女父襄十五年堵狗故杜分洩堵寇及堵俞彌為二族然案前後二段似皆此二人洩堵寇即洩堵俞彌蓋一人而二名或洩堵其氏而俞彌寇為其名若字也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

滑註杜二子周大夫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註杜事在莊二又

怨襄王之與衛滑也註杜怨王助衛為滑請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

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註杜無親疏也其次

親親以相及也註杜先親以及疏推恩以成義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

親戚以蕃屏周註杜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安正義鄭眾賈逵皆以二叔為管

叔蔡叔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亂故封建親戚鄭玄詩箋亦然案其封建之中方有管蔡豈傷其作亂始封建之陸祭云郭定襄曰以一叔為夏殷其義迂矣原富辰之意重在親親所云二叔正謂管蔡下文復列之者自為數文武昭穆故耳古入立文正不如是拘也今案此說得之咸誠通和也王引之云叔世二字相連為義不得去世而稱叔昭六年傳三辟之與皆叔世也如去世字而云皆叔也則所謂叔者何所指乎管蔡始封在武王時至作亂被誅仍封建其後親親之道也上云二叔下云管蔡意義本不相礙何須訓為二代之叔世乎阮元云李善注文選曹子建求通親親表任彥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並作以藩屏周室衛蔡仲再封見左傳及書序其

封管叔之後記傳無文史記則云管叔誅死無後其言當不誣郭云復列管蔡者為數文武之昭穆其說自通不必強古人所無以為有也管蔡邠

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註杜十六國皆文王子也註管國在滎陽京縣東

北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鄆國在始平鄆縣東

陽城父縣西南韓國在河東郡界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邢城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註杜胤嗣也蔣思縣高平昌邑縣西有茅鄉東郡燕縣西南有胙亭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

周而作詩註杜類善也糾收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

作此周公之樂歌註安正義召穆公於東都會宗族蓋當宣王之時若當厲王之時常棣詩屬小雅

是後儒據作詩之言遂以常棣為召穆公所作至有并疑正小雅者不知下文引常棣之詞而釋之曰召穆公亦云是周公作之召穆公奏之故曰亦云亦亦周公也蓋

作奏也始作詩固謂之作奏人所作詩亦謂之作論語曰樂其可知也始作俞如也召穆公歌常棣之詩以奏樂故云作詩不足怪也

華鄂不韡韡註杜常棣棣也鄂鄂然華外發不韡韡言韡韡凡今之人莫

如兄弟註杜言致韡韡之感莫如親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註杜閱

爭貌言內雖不和猶宜外扞異族之侵侮安 衡案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凡宮圍之以牆故云閱于以莫如兄弟之意也 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杜 懿美 今天子不忍

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杜

庸用也 暱親也 即聾從昧與頑用器茲之大者也棄德崇茲禍之大者也杜

杜 崇聚也 陸祭云崇尊也書泰誓崇信茲四孔傳曰尊信之也 鄭有平惠之勲杜 平王東遷晉鄭

號鄭納之 又有厲宣之親杜 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 棄嬖寵而用三良

杜 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也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與上

文尊賢乖者能用三良則是鄭伯之賢王則當尊此鄭伯但杜注省略耳陸祭云此注實誤孔惡斥言故云省略也衡案以叔詹堵叔師叔為三良見七年傳是也傳云

棄嬖寵而用三良是嬖寵必害政者申侯以諸死子華為大子皆非害政者傳別有所指而今不可考杜以是二人當之非傳意也 於諸姬為近

杜 道近當暱之 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

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

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杜 當周公時故言周之有懿德

懿德與周德之不類相照詳味此二句常揀之詩周公作之而召公歌之不待辨而明矣 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

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杜 周公作詩召公

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杜 變周

兄弟之道 民未忘禍王又興之杜 前有子積之亂中有叔帶召狄故曰民未忘禍 其若文武何杜

言將廢文 王弗聽使積叔桃子出狄師杜 二子周大夫 夏狄伐鄭取櫟

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

施者未厭杜 施功勞也有勞則望報過甚 女德無極杜 陸祭云言婦女放蕩之德無所

貪浬王又啓之杜 衡案啓猶導也 婦怨無終杜 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

變詩云土也罔極二三其德 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杜 甘昭公王子帶也食邑於

其河南縣西南有甘水 惠后將

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

註杜奔齊在十二年

註安衡案后崩書卒其義未聞疑字之誤也

王復之

註杜在二十二年又通於隗氏

註杜隗氏王所立狄后

王替隗氏

註杜替廢也積叔桃

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

註杜周禮王之御士十二人

註安正義周禮無御士之官唯夏官大僕之屬有御僕下士十有二人中并積德云御士謂宿衛之士襄三十年單公子

註杜愆期為靈王御士可見其非賤

王曰先后其謂我何

註杜先后惠后也誅大叔恐違先后志

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欲國人納之

註杜坎欲周地在河南鞏縣東

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

辰

註杜原毛皆采邑

王出適鄭處于汜

註杜鄭南汜也在襄城縣南

凡注音大叔以隗氏居于温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

註杜惡其服非法

使盜誘之

好聚鷓冠

註杜鷓鳥名聚鷓羽以為冠非法之服

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也註杜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

註杜詩曹風刺小人在位言彼人之德不稱其服

子臧之服不稱也夫

稱也夫

註安釋文之及一本作之服王念孫云作及者是也及謂及於難言子臧之所以及於難者由服之不稱也但言不稱而不言服者蒙上文不稱其服而省也衡案詩意本言德不稱服此斷章取義言服不稱其度故曰子臧之服作服似長

之謂矣

註杜詩小雅詒遺也感憂也取其自遺憂

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註杜夏書逸書地

其施上下相稱為宜

註安正義此是大禹謨之文孔安國云水土治曰平五行序曰成衡案偽孔說是也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

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

註杜皇武子鄭卿

註安衡案入始入於鄭境

也註杜過城下將享之故預問其禮也

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

註杜有事祭宗廟也膳祭肉尊之故賜以祭胾

有喪拜焉

註杜宋弔周喪王特拜謝之

豐厚可也鄭伯

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註杜禮物事加厚善鄭能尊先代

及主使來告難曰不穀

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

註安阮元云宋本無弟字考文提要據僖五年正義弟作氏是也

鄙在鄭

地汜

註杜鄙野也

敢告叔父

註杜天子謂同姓諸侯且叔父

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

外敢不奔問官守

杜官守主之羣臣

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鄆父

告于秦

杜二子周大夫

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

也

杜叔帶襄王同母弟

天子凶服降名禮也

杜凶服素服降名稱不敷

鄭伯與孔將

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

杜三子鄭大夫省官司具器用

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意在其中以官司對器具而以省視貫之也杜以具為活字用非也

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杜得先君後己之禮 衛

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

杜禮至衛大夫守謂邢政卿國子 我請

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杜為明年滅邢傳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杜衛邢同姬姓惡其親親相滅故稱名罪之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杜無傳五同盟

宋蕩伯姬來逆婦

杜無傳伯姬為大夫無罪故不稱名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杜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不言遂明一事也子玉稱人從告頓子不言歸

葬衛文公

與師見納故

安

衡案楚未能循禮自非大事君臣皆稱人楚告納頓子故書納頓子不告人故不書入

杜無傳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杜洮魯地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

降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莒慶不稱氏未賜族

安

正義八年盟于洮杜云曹地三十一年魯始得曹田此時不得為魯地注誤耳顧炎武云衛文公已葬成公稱子者未踰年也春秋之例踰年即位然後稱公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稱爵繫乎踰年未踰年而不在乎葬與未葬也詳誤

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

正義說文云掖持臂也謂執持其臂投之城外掖本持臂之名遂謂臂下脅上為掖是因名轉而相生也段玉裁云赴當仆字之誤謂兩持其臂脅自城上投諸城下也作赴則義未顯衛案赴趨也至也二禮時在敵城中城門既閉不能掖以至外赴仆同音仆僵也與投義相近故正義轉赴為仆訓為投耳 正月丙

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

安

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

子莫余敢止

杜惡其不知恥詐以滅同姓而反銘功於器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

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

杜勤納王也

諸侯信

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

杜晉文侯仇為平王侯伯匡

輔周安 衡案宣

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

註杜黃

野勝之今得其兆故以為吉

公曰吾不堪也

註杜 文公自以為己當此兆故曰不堪

對曰

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

註杜 言周德雖衰其命未改今之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

公曰筮之

筮之遇大有

註杜 乾下離上大有

之睽

註杜

允下離上睽大有九三變而為睽

曰吉

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

註杜

大有九三爻辭也三為三公而得位變而為兌兌為說得位而說故能為王所宴饗

註安

衡案三在下卦之上諸侯之象其享于天子即下文所云天為澤以當日是也

戰克而王鄉食吉孰大焉

註杜 言卜筮協

且是卦也

註杜 方更總言二卦之義不繫於一爻

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

公不亦可乎

註杜

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上當離離為日日之在天垂耀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

大有去

睽而復亦其所也

註杜

言去睽卦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卑降尊下卑亦其義也

註安 衡案日在天

又乾為君而在下卦為諸侯皆天子享諸侯之象

晉侯辭秦師而下

註杜 辭讓秦師使還

三月甲辰

次于陽樊右師圍溫

註杜 大叔在溫故

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

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

註杜 既行饗禮

而設醴酒又加之以幣帛以助歡也宥助也

註安

衡案醴命之宥皆饗中盛禮宥侑通侑弊也酒曰酬食曰侑皆所以助歡也設醴在初命侑在終舉初終以見其饗之盛也

請隧弗許

註杜

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曰王章也

註杜 章顯王者與諸侯異

陸祭云王章猶云王制爾外傳亦說此事章注以章為表明杜依用之非也衡案章即章服之章所以章明貴賤也章杜推其意而解之故一以為表明一以為章顯陸

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盩厔

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

註杜 在晉山南河

註安 衡案攢本或从手作攢北故曰南陽

本右經宋本

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

註杜 倉葛陽

註安 衡案倉本或作倉岳本或作起今從足利

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

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註杜 取其土而已

秋秦晉伐邾

註杜 邾本在商密

國其後遷於南郡都縣

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伐商密

註杜 鬬克申公子儀屈禦寇息公子

邊商密都別邑今南鄉丹水縣成守也二子屯兵於析以為商密援

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

昏而傳焉

杜析楚邑一名白羽今南鄉析縣隈隱蔽之處係縛輿人詐為克折得其囚俘者昏而傳城不欲令商密知囚非析人

隈曲也不直行大路曲入村落如弓之隈輿人衆人言非兵士也昏而傳焉者欲令商密人不踰所係非兵士也

宵坎血加書偽與

子儀子邊盟者

杜掘地為坎以埋盟之餘血加盟書其上

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戌

人及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

杜商密既降析戌亦敗

故得囚安

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

杜不復言晉者秦為兵主

衡案秦師歸則晉師亦歸矣但秦師囚二子故子玉追之耳

遂圍陳納頓于頓

杜為頓圍陳

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

杜謀間也

曰原將降矣

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

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

杜伯貫周守原大夫也

衡案二十四年傳績叔桃子大敗周師獲問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疑此原伯貫即桃子所獲原伯之子伯爵貫名周畿內諸侯故傳云遷之于冀若是守原大夫當歸于周即不歸傳不必言其所遷焉

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温大夫

杜狐溱狐毛之子

衛人

平昔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杜莒以元年

鄆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名以行事故曰脩文公之好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

杜

勃鞞

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使處原

杜從披言也衰雖有大功猶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榮

安王引之云晉侯以下二十八字當在衛人平昔于我之前其曰故使處原

正議趙衰為原大夫之由也錯簡在下耳焦循云說文徑步道也史記高帝紀夜徑澤中注云徑小道也蓋衰本以壺飧從重耳有時重耳行大道衰由小道亦餒而不食謂不以相違而自私也從字絕句徑一字句餒而弗食四字句或屬上讀從徑或屬下讀從餒皆不辭徑依曲禮注訊為邪行衡案趙狐為原温大夫及衛人平昔于我皆事也故先連書之晉侯問原守議也故後書之於文宜然非錯簡也韓非外儲云箕鄭挈壺殮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蓋即此事蓋衰從而後欲徑而及重耳又迷而失道為時既久雖飢不敢食故云徑餒而弗食焦云徑一字句洵是韓以趙衰為箕鄭者所傳聞異耳晉侯圍原不降退脩信而原降守者無信或將復叛故難其人問之勃鞞趙衰挈壺殮餒不敢食信也鞞知公意故舉之如杜所言是以官賞功焉能成霸哉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杜莒向

地甯速衛大夫莊子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杜公遂齊師遠至齊地故書之濟

北穀城縣西安釋文舊本又作鄆戶圭及注同焦循云莊三年紀季以鄆入于齊有地名鄆下
註云鄆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紀在齊東鄆為紀邑則亦在齊之東魯在齊南魯追齊至鄆則鄆必近魯一屬安平一屬穀城杜注是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杜考公未入魯竟先使微者伐之

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杜公子遂魯卿也
註乞不保得之辭
安正義公子遂名書於經則是卿也而云大夫者大夫是總辭也今定本為魯卿衛案據正義其本作大夫今本作卿者後人據定本改之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杜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夔有不祀之罪故不譏楚滅同姓

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杜緡楚師伐齊取穀

公至自伐齊杜無傳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杜茲平時君之號莒夷無諡以號為稱
寧莊

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杜洮盟在前年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杜勞齊
安正義犒者以酒食餉饋軍師之名也服虔云以師枯槁故饋之惠棟云外師
註傳云以膏沐犒師服虔曰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說文無犒字張揖撰廣雅始以牛旁高周禮小行人云若國師役則令犒禴之注云故書犒為稟鄭司農曰稟當為犒謂犒師也先鄭不言字誤明古犒字本作稟或作犒與服子慎枯槁之說

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

邑使下臣犒執事杜言執事不敢斥尊
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

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杜如而也時

周室夾輔成王安衛案二公兼東
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

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杜載載書也
大師職之杜職主也大公為大
安劉用熙云言周之大師主之不必專謂大公
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

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杜

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

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所以當恐安釋文磬亦作磬正義服虔云言室屋

但有桶無覆蓋劉炫云如磬在縣下無眾泉陸祭云磬國語作磬韋昭注云府藏空

虛但有椽梁如縣磬也又禮記磬于甸人疎援此傳文正作磬而下著皇氏說亦云

如縣樂器之磬蓋磬古字通借

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

周室夾輔成王安西伯故曰夾輔
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

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杜載載書也
大師職之杜職主也大公為大
安劉用熙云言周之大師主之不必專謂大公
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

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杜

左傳輯釋

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杜用此舊盟故不聚眾保守

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特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

仲臧文仲如楚乞師杜襄仲居東門故以為氏臧文仲為襄仲副使故不書

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杜言其不臣事周室可也

鬻熊杜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安正義自祝融至鬻熊司馬遷不能紀其世杜言

十二世不知出何書故劉炫規杜云計其間出一千二百年略而言之則百年為一世計父子為十二世何以得逾千二百年乎衡案劉說是也或據禮記支子不祭

之文以夔子不祀祝融鬻熊為是不知支子不祭謂大夫以下諸侯則不然故魯祀文王鄭祀厲王未嘗有非之者明諸侯各祀其所出之祖也已則不能通禮意敢議

古矣杜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安正義鄭語孔晁注云熊摯有疾楚人廢

之立其弟熊廷熊摯自棄於夔子孫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杜熊摯楚適

有功王命為夔子亦不知何所據也安衛案鬼神謂其祖蓋熊摯禱封為夔子杜其疾而不愈也故云弗赦

廢其常祀而節辭文過杜秋楚成得臣鬪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杜成得臣令

鬪宜申司馬子西也宋以其善於晉侯也杜重耳之出也宋襄公贈馬二十乘

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

能左右之曰以杜左右謂進退在己

魚腹杜雍本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偏齊

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杜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杜十九年與魯大夫盟

齊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杜無傳三月而葬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杜傳言楚子

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蓋恥不得志安衡案傳言楚子與諸侯圍宋則楚子自圍

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杜之非子玉也及明年晉師出楚子退入申

使子玉留圍宋杜取明年傳以注此經非也其書人者杜注得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杜無傳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

杜杞先代之後而迫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

夷禮故 夷禮終而不全異於介葛盧故唯貶其爵

公卑杞杞不共也

杜杞

夷禮故 夷禮終而不全異於介葛盧故唯貶其爵

夏齊孝公卒有齊怨

杜前年齊再伐魯

不廢喪紀

禮也

杜弔贈之數安正義周禮小司徒掌喪紀之禁令庖人掌喪紀之庶羞樂事之總名諸侯相與唯有弔贈故云弔贈之數不有廢也衡察喪自小斂至大祥節目極多如絲有紀故曰喪紀西京雜記曰五絲為緇倍緇為升倍升為緇倍緇為紀凡五紀數之紀紀綱之屬義皆出于此

秋入杞責無禮也

杜責不安釋文責禮也本或作責責無禮何須注解陸本作責禮是也今附注疏本釋文亦誤責無禮本或作責禮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

杜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睢楚邑

畢不戮一人

杜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

子玉復治兵於蕪

杜子玉

尹故為

安衡察子玉不言使者蒙上省文下文晉命三軍將佐曰乃使卻穀將中

楚邑

之佐不言使者亦蒙上文也果如杜注將

皆晉侯命之佐則自為之邪可謂不通矣

終日而畢鞭七人賈三人耳

杜正義耳助句也焦循云程大昌演蕃露云軍法以矢貫耳為朕朕之音取列徒安二

此法也漢原涉犯罪陵守令尹公捕之急諸豪說爭欲使肉袒自縛箭貫耳

老皆賀子文

安正義國老者國之卿大夫士之致仕者衡察哀十一年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而夫子之

自稱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然則國老者大夫之致仕者而其國

猶以大夫禮待之即鄉飲酒禮所謂尊者也正義兼士言之非也

子文飲之酒

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

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

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

安正義若使為師過三百乘其必不能入前敵矣

無禮之事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彼入即

苟入而

賀何後之有

杜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

左傳卷之六

晉告急註杜公孫固宋莊公孫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

註杜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報宋贈馬之施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

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註杜前年楚使申叔侯成穀以偏齊衡案申下脫公字諸本皆同姑依原本

是乎蒐于被廬註杜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令敬其始也被廬晉地作三軍註杜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復大

國之謀元帥註杜中軍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

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

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註杜尚書虞夏書也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

勞也賦猶取庸亦功也衡案功如苗頑不就功之功事也注云考其事蓋亦訓

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

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註杜狐毛偃之兄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

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

右註杜荀林父中行桓子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註杜二十四年入子

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註杜無義則安衡案不知義則輕去其鄉如鳥獸然故云未安其居於

是乎出定襄王註杜二十五年定襄王以示事君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註杜正義劉焯

云生既厚民皆懷德居處衡案生猶產也民富則懷德產業不敢輕去其鄉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

其用註杜宜明也未明於見用之信衡案用施行也民未知信故不宣明其所施行

乎伐原以示之信註杜伐原在二十五年民易資者不求豐焉註杜不許以求

明徵其辭註杜重言信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

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註杜蒐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以

正其官註杜執秩主爵秩之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註杜子楚

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註杜謂明年戰城濮公子買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註杜再舉晉侯者曹衛兩來告

成衛不卒成刺之

杜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公竇畏晉殺子叢而誣叢以廢成

之罪恐不為遠近安正義周禮司刺掌三刺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羣所信故顯書其罪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衛案傳云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不卒成也是魯濫殺無罪之臣以自免故直書其誣以與之而傳舉實釋之杜謂仲尼依舊史之文故云恐不為遠近所信是誣聖經為諛史也

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人

杜昇與也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

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

城濮楚師敗績

杜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也大崩曰敗績

楚殺其大夫得臣

杜子玉違其君命以取敗稱名以殺罪之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杜踐土鄭地王子虎臨

陳侯如會

杜無傳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公朝于王所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杜復其位曰復歸晉人感叔武之賢而復衛侯衛侯之人由于叔武故以國

逆為文例在

安衛案傳詳載甯俞之盟而結之曰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國人不貳則是逆之故經以國逆為文耳

出奔晉

杜元頃備大夫雖為叔武訟訴矣君臣之節故無賢文奔例在宣十年

杞伯姬來

杜無傳莊公女歸寧曰來公子遂如齊

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

杜陳共公稱子先君未

葬例在九年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

天王狩于河陽

杜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晉實召王為其辭逆而意順故經以王狩為辭

秋書諸侯之會于温天王之狩于河陽兩地不相蒙使若會自會而狩自狩蓋所以

王狩于河陽然則河陽即温傳不書温而書河陽者以臣召君之罪傳義甚明但在氏釋經常寓於記事之中以故人不喻爾壬申公朝于

王所

杜壬申十月十日有安衛案上文有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

師

杜稱人以執罪及民也例在成十五年

衛元頃自晉復歸于衛

杜元頃與衛

年諸侯不得相治故歸之京師

卷之六

庚

諸侯遂圍許杜會溫諸侯也許比再會不至故因會共伐之曹伯

襄復歸于曹杜晉感侯孺之言而復曹伯故從國逆之例遂會諸侯圍許杜言遂得復而行不歸國也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杜曹在衛東故衛人弗許還

自南河濟杜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杜五鹿二

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杜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曰

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杜襄牛

公子買戍衛杜晉伐衛衛楚之昏姻魯欲與楚故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

殺子叢以說焉杜召子叢而殺之以謝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杜詐告楚人言子叢不

終戍事而歸故殺之殺子叢在楚安衛案石經宋本入下無曰字杜以告解謂無救衛下經在上者救衛赴晚至

置之楚人救衛之上使若殺子叢非為楚人不克然非為赴晚至也晉侯圍曹

門焉多死杜攻曹城門曹人尸諸城上杜磔晉死人於城上晉侯患之聽輿

人之謀曰稱舍於墓杜輿眾也舍墓為將發冢安正義此謀字或作誦涉下文而誤耳王念孫云曰亦涉下文而行鄭

注射義曰稱猶言也輿人之謀言舍於墓也稱上不當復有曰字唐石經已誤衍通與兵十五大平御覽兵部四十五引此皆無曰字衛案下文云師遷焉則稱舍於墓者乃輿人之言非教將士稱舍於墓也曰字為行無疑

師遷焉曹人兇懼杜遷至曹人墓兇兇恐懼聲安惠棟云說

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

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僂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

令無人僂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杜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

魏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杜二子各有安從亡之勞

衡案二十七年晉作三軍使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四人皆無從亡之勞擢為命卿而魏犇僅為戎右顛頡不言其官則其位又下矣二人蓋不平之故發怒

於僂負羈氏也杜燕曉魏犇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

其材杜材力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

材杜材力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

材杜材力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

材杜材力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

材杜材力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

材杜材力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

材杜材力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

材杜材力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

靈不有寧也

杜言不以病故自安寧

安

惠棟云劉炫規過以寧為傷不有寧謂不有損也直言不寧而言不有寧者言雖傷猶有安寧也

距躍三百

曲踊也

釋文百音陌王引之云百陌古字通陌者橫越而前也釋名

謂之陌頭

言其從後橫陌而前也

廣韻超莫百切超越也郭璞江之曰鼓帆迅越超

說文指拊也

謂合手拊拊如鼓噪之狀

距躍曲踊者其足勢三百者其手勢也韓非

胸則搖手

充難故踊躍之時各

三指其手以示可用伴說為長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

為戎右

舟之僑故號臣

閔二年奔

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

杜

公曰宋人告急

舍之則絕

與晉

告楚不許我欲戰矣

杜

齊秦未可若之何

未肯

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

杜

於齊

藉之告楚

假借齊秦

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

秦

言齊秦喜得

愛曹衛必不許也

杜

不許齊

喜賂怒頑能無戰乎

杜

宋賂而怒楚

公說執曹伯

分曹衛之田

以畀宋人楚子入居

于申

杜

申在方城

去宋曰無從晉師

晉侯在外十九年矣

而果得晉國

杜

晉侯生十

險阻艱難

備嘗之矣

民之情偽盡知之矣

天假

十六年至此四十矣

而除其害

杜

除惠懷

天之所置其可廢

杜

乎軍志曰允當則歸

杜

無求過介

又曰知難而退

又曰有德不

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

子玉使伯楚請戰

杜

伯楚子越椒也

安

當謂彼此勢力

曰非敢必有功也

願以間執讒慝之口

杜

間

猶塞也讒慝若蓋賈之言

卒寶從之

杜

楚子還申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衆楚有左右廣又大子有官甲

分取以給之若救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救者子玉之祖父也六卒子

謂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公

王怒少與之師

唯西廣東官與若教之六

卒

杜

謂今與晉遇

相敵不可必勝

言晉正合於

當難有德之語故曰晉之謂也

杜

伯楚子越椒也

本宋本岳本纂圖本

曰非敢必有功也

願以間執讒慝之口

杜

間

猶塞也

讒慝若蓋賈之言

謂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公

王怒少與之師

唯西廣東官與若教之六

卒

卒寶從之

杜

楚子還申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衆楚有左右廣又大子有官甲

分取以給之若救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救者子玉之祖父也六卒子

謂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公

王怒少與之師

唯西廣東官與若教之六

卒

杜

謂今與晉遇

相敵不可必勝

言晉正合於

當難有德之語故曰晉之謂也

杜

伯楚子越椒也

本宋本岳本纂圖本

曰非敢必有功也

願以間執讒慝之口

杜

間

猶塞也

讒慝若蓋賈之言

謂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公

王怒少與之師

唯西廣東官與若教之六

卒

卒寶從之

杜

楚子還申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衆楚有左右廣又大子有官甲

分取以給之若救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救者子玉之祖父也六卒子

謂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公

玉宋人之兵六百人安中并積德云三者非皆新益又未詳其孰為新益也衛案言不悉師以益之

師七百乘其兵盛矣而子玉乃曰今日必無晉矣則其兵亦必盛焉賈亦云過三百乘不能入是子玉兵必三百乘以上應不止三隊故杜云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衆

得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

衛侯未出竟曹伯見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復衛封曹取二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杜取

不可失矣杜言可先軫曰子與之安正義以子

之理更別為之立計衛案與舒也子犯言不可失矣是欲急擊之故先軫止之曰子

舒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

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杜言將

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杜私許二國使告絕于

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杜須勝負決公說乃拘宛春於

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

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

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意不及此杜重耳過楚楚成退

三舍辟之所以報也杜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及國背惠食言安正

若復食之然故古以亢其讎杜亢猶當也安陸祭云亢蔽也讎謂宋宋者

而亢宋者也王念孫云凡打禦人謂之亢為入打禦亦謂之亢義相因也昭元年傳

曰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又曰言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二十二年傳曰無亢

不哀以誼亂人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杜直氣安惠棟云周

皆是以打蔽之義直勝曲飽勝飢武之勝也子犯言背楚之惠則我曲楚直且楚強其衆又

素飽不可為老也杜訓素為空言直氣盈飽恐非衛案素本也惠說是我退而

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

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

次于城濮

杜國歸父崔夭齊大夫也小子
愨秦穆公子也城濮衛地

楚師背鄩而舍

杜鄩丘陵險阻名

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

杜恐眾畏險故
聽其歌誦

安

衡案輿人役卒也不與戰爭其言或中故聽之晉有輿尉

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杜高平曰原喻晉軍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

安

惠棟云說文云每艸盛土出也从艸母聲阮元云李善注魏都賦作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

公疑焉

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杜晉國外河而內山

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

實盡之

杜貞子欒枝也水北曰陽姬姓諸國在漢北者楚盡滅之

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

晉侯夢與楚子搏

杜搏手

楚子伏己而監其腦

杜監寔

杜惠棟

仁仲曰楚子伏己而監其腦此本伏字絕句岳本伏己讀據此則已當音以據岳本則已當音紀陸德明音義不云音紀則知當以楚子伏為絕句而已作以音不音紀

杜

淳祐九經本亦用伏己絕句更詳之焦循云杜蓋讀監為蠱昭元年傳於文皿蠱為蠱注云器受蟲害者為蠱更即啜字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蟲食曰啜謂楚子啜己之腦如蠱齧然監蠱可通用詳見孔穎達毛詩正義衡案己音紀伏己絕句為是注云晉侯上向則亦伏己絕句

是以懼子犯曰

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杜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

宜故權言

安焦循云素問五藏別論腦髓骨脈膽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以荅夢

彼來監我用齒齒剛也我以腦承之是有以柔其剛故

子玉使鬬勃請戰

鬬勃楚大夫

曰請與君之士戲

安王引之云戲角力也晉語少室周為趙簡子

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韋注

曰戲角力也戰有勝負角力亦有勝負故比戰於戲晉語又曰夷吾之少

君馮軾

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杜寓寄

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

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

命矣

杜不獲

敢煩大夫謂二三子

杜煩鬬勃令戒

戒爾車乘敬

爾君事詰朝將見

杜詰朝

晉車七百乘

杜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

鞞

鞞在背曰鞞在腹曰鞞

安釋文鞞許見反王又去見反說文作鞞云著披皮鞞以

在後曰鞞言駕乘脩備

一云鞞也正義此注與說文不同蓋以時驗而為解也衡案此當以說文為正鞞從前足後上結於鬣後故說文謂之著披皮所以堅鞞也鞞繞馬背上結於鞞直貫

陰板以結於軸，駝馬所以引車，故謂之引軸。鞅在服馬頸，以約之，衡故云頸。皮鞅所以繫也。釋文正義此注以下宋人所增，非陸氏舊文也。

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

杜有莘，故國名。少，長猶言大小。安衡案，衡

少長有禮，謂軍進少者在前，長者在後，退則反之之類。

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杜伐木以益攻戰之具，與曳柴亦是也。

安衡案，與曳柴以揚塵耳，非兵也。

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

將右。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

潰。潰，陳蔡屬。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安衡案，下

漢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旆是大旆，將旗。唯中軍建二旆，或命先鋒建之，故又稱先鋒為旆。上軍不得有大旆，狐毛欲欺楚師，特置二旆為中軍退走之狀，以誘敵。故曰：樂枝使與曳柴而偽遁。

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率之軍。狐毛、狐偃以上

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攷其卒而止，故不敗。

杜完是不大崩。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

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衡雍，鄭地，今發陽卷縣襄王圃。鄉役之三月，

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子人氏，九名。晉樂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

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

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宿。既饗，又命晉侯助。王命尹氏及王子虎

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以策書命晉侯為伯也。周禮九命作

大夫也。三官，安衡案，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筐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

命之以寵晉。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外，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

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春秋策

命諸侯皆使內史述命，益東遷之後，其禮既變矣。此使二卿士特隆侯伯也。

賜

左傳卷之六

三十三

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

杜大輅金輅戎輅戎車二輅各有服

彤弓一彤矢百旅弓

矢千

杜彤赤弓旅黑弓一矢百則矢千

安釋文旅音盧本或作旅非也正義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王制文

衡案茲本或作茲不成字

秬鬯一卣

杜秬黑黍鬯香酒所

安正義周禮鬯人掌共秬鬯而

香條暢於上下也釋器云鬯卣鬯器也李巡曰卣

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

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

杜逖遠也王者糾而遠之

代案魯頌狄彼東南鄭箋云狄當為剔剔治也逖與狄同古文作逖又與剔通故或訓為逖或訓為治此傳當从古文作逖訓為治衡案逖過通訓治是也不必改作逖

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

杜稽首首至地丕大也休美也 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杜出入猶去來也從 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

杜自襄使 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杜奉使攝君事 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

踐土宮之庭書 要言曰皆將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

俾隊其師無克祚國

杜俾助也渝變也殛誅也 及而玄孫無有老幼

君子謂是盟也信

杜信全義 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杜以文德教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末之服也

杜弁以鹿子皮為之瓊玉之 夢河神謂己曰界余余賜女子孟諸之麋

杜孟諸宋蕞澤水 弗致也

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

杜大心子玉之子子西子玉之族子 弗聽榮

季子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

何愛焉

杜因神之欲以附百姓之願濟師之理 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

其不勤民實自敗也

杜盡心盡力無 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

杜申息二邑 民事也

子玉而死言何安衡案大夫若入遙應焉賈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

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杜孫伯即大心子玉子也二子以此安衡案

玉主親故先序大心杜及連穀而死杜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也文十年

王使主貴故先序子西杜城濮之役王使止子玉曰無死

而後喜可知也杜喜見於杜曰莫余毒也已杜為呂臣實為令尹奉

己而已不在民矣杜言其自守杜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

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杜角元杜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杜夷

六月晉人復衛侯杜以叔武受盟於踐杜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

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杜衛

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

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杜牛曰牧杜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

神以誘天衷安衡案道進所得杜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

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杜以惡安衡案凡傳言

聞此盟也而後不貳杜傳言叔武之賢甯俞之安衡案國人不貳釋

侯先期入杜不信杜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杜

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

之股而哭之杜尸枕其股杜歛犬走出杜武故杜公使殺之元咺出

奔晉杜元咺以衛侯驅入殺杜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杜牛馬因風而

於澤者遇大風於澤也此風蓋旋風故亡大旆之左旃旋風極狹故唯中軍遇

於澤者遇大風於澤也此風蓋旋風故亡大旆之左旃旋風極狹故唯中軍遇

於澤者遇大風於澤也此風蓋旋風故亡大旆之左旃旋風極狹故唯中軍遇

於澤者遇大風於澤也此風蓋旋風故亡大旆之左旃旋風極狹故唯中軍遇

於澤者遇大風於澤也此風蓋旋風故亡大旆之左旃旋風極狹故唯中軍遇

於澤者遇大風於澤也此風蓋旋風故亡大旆之左旃旋風極狹故唯中軍遇

於澤者遇大風於澤也此風蓋旋風故亡大旆之左旃旋風極狹故唯中軍遇

於澤者遇大風於澤也此風蓋旋風故亡大旆之左旃旋風極狹故唯中軍遇

於澤者遇大風於澤也此風蓋旋風故亡大旆之左旃旋風極狹故唯中軍遇

於澤者遇大風於澤也此風蓋旋風故亡大旆之左旃旋風極狹故唯中軍遇

亡大旆之左旆

安 大旆旗名繫旒 旒通帛曰旆

正義今別名大旆則此旆有異於 常故以大旆為旗名通帛為旒周

禮司常文也鄭玄云通帛謂大赤謂之左旆蓋是左軍所建者衛索大旆唯中軍有 之言左旆則又有右旆故狐毛欲誤楚軍特設二旆而退之旆即旒也旒以物言之 旆以色 祁瞞奸命杜 掌此二事而不 脩為奸軍令 安 衡案祁瞞所奸別有其事蓋風于 奸軍令而司馬即得而殺之言之者以明晉軍政之肅也杜因下使茅萋代之文 以風于澤為風馬牛以祁瞞為掌馬牛與旆果如其說馬牛風逸亡大旆之左旆皆 風所為非人力所及而妄殺掌之者濫亦甚矣君子何以謂之能刑哉況傳既序二 事更言祁瞞奸命則所奸非二事明矣祁瞞所職傳無文今不可得而考姑依文言 之或是行司馬士卒驚擾行司馬當 正之而先自奸軍令故司馬誅之與 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萋代

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杜 權代舟之僑也士會隨 武子士為之孫

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杜 愷樂也 衡案軍獲曰俘數人及物獻授互文 獻俘授馘飲至大賞 楚俘於廟 蓋獻俘馘於廟別有其人疑祝史掌 之軍人授之其人其人受 以獻之故云獻俘授馘 徵會討貳杜 徵召諸侯將 冬會于温 殺舟之僑以徇

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杜 三罪 顛頡

則中國受惠杜 則中國受惠 四方安靖 冬會于温討不服也杜 討衛 衛侯與元咺訟 叔武

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杜 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 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 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實正元咺傳曰 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坐獄於王庭各不身親蓋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子之義

衛侯不勝杜 三子 辭屈 殺士榮刑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

歸之于京師實諸深室杜 深室別 安 惠棟云荀卿子曰公侯 為囚室 失禮則幽故實諸深室 甯子職

納橐餽焉杜 甯俞以君在幽監故親以衣食為已職 橐衣囊餽廩也言其忠至所慮者深 安 正義橐橐所以盛衣 傳曰為簞食與肉實諸橐以與之是也衛案此為三十年甯俞偵醫使薄其醜張本 當依宣二年傳為職納食杜分橐餽為衣食於文不詞孔引二年傳而不言杜非疏 家之 常耳 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杜 瑕衛公 子適也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

見且使王狩杜 晉侯大命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強大不敢 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群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

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

也

社使若天王自狩以失地故書

安

衡案言河陽非王狩地故書天王狩于河陽見實出於晉侯之意以聚其召王之非

也

且明德也

社隱其召君之闕欲以明晉之功德河陽之狩趙盾之執泄冶之罪皆違凡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故特稱仲尼以明之

安

衡案晉文之舉情是而跡非故書河陽以聚其跡沒召君以明其德非左氏闡明其義千載之下孰能知聖人處事之宜哉

壬申公朝

于王所

社執衛侯經在朝王下

安

衡案衛侯與元咺訟在公朝于王所之前經隨事序之傳則因衛侯與元咺訟而終言之故執衛侯在朝于王所上試思王猶未歸必不歸衛侯于京師公時猶在溫何必待告而後書之哉枯每遇經傳前後必以赴告釋

之疎矣

丁丑諸侯圍許

社十月十五日

社有日無月

晉侯有疾曹伯之暨侯

孺貨筮史

社登掌通內外

社使曰以曹為解

社以滅曹

社為解故

社衡案侯孺貨

社筮史使之曰

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

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

社叔振鐸曹始封

社君文王之子

社先君唐叔武之穆

社私許復

社曹衛

而不與偕

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

社衛已

社禮以行義

社衛案禮因義制

社從禮即是行義

也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

會諸侯圍許

社安

社衡案圍本

社或作于非

社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

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社晉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三行以辟

社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左傳輯釋卷六終

左傳輯釋

卷之六

三十一

明治十六年十月廿七日出版御届
全 年十一月 出板

東京府下芝區片門前町二丁目拾四番地

訓點人 石川 鴻 齋

全 芝區三島町拾番地

出版人 山中市兵衛

山中出版舎

